



圖1 日本將神社或寺院等巡禮聖地稱為「靈場」，全國約有上百處之多。最著名的靈場為供奉觀音的寺院及與弘法大師空海有淵源的寺院。圖為追尋空海大師修行足跡而成的四國遍路靈場，位於香川縣高松市第84號的南面山屋島寺。 作者攝



圖3 日本各寺院都會設置納經所，供前來參拜的僧侶或修行者奉納寫經。自庶民開始參與巡禮活動之後，納經所不再僅限於奉納寫經，為庶民在納經帳中寫下表彰證明，成為寺院納經所的主要工作之一。圖為位於愛媛縣松山市第51號熊野山石手寺之納經所。神職人員專心為お遍路さん書寫御朱印。 作者攝



圖2 四國88所靈場的概念，在日治時期被引入臺灣，因而有「臺北四國88所靈場」的創設。目前在圓山臨濟護國禪寺仍能見到當時留存下來的石佛。此外，位於花蓮縣吉安鄉的慶修院，日治時期為真言宗的布教所，寺中設置有四國88箇所靈場石佛，供奉至今。圖為目前供奉於圓山臨濟護國禪寺之石佛，依稀可見十二番與阿波燒山寺等字樣。 作者攝

印痕留跡

淺談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納經券》與四國遍路御朱印

邱怡靜

曾到日本旅遊觀光，參訪日本佛教寺院或神社時，對於紀念品販賣處中琳瑯滿目的御守、繪馬、神札等物品定不陌生，而其中又以由寺社人員親手書寫的御朱印最為特殊。近年來，更有人以收集御朱印作為參訪過該寺社之證明。不過，御朱印除了可以作為參訪過該寺社之證明外，更重要的是日本佛教徒以懷著朝聖的心情，循著日本佛教高僧的腳步，所進行的巡禮活動。而此巡禮文化在日本已延續將近千年之久。

日本佛教中的納經與巡禮、遍路文化

佛教大約於中國南梁時期傳入日本，平安時代（七九四～一一九二）之後便相當盛行。透過閱讀由中國傳入之漢字佛經，省去了譯經的困擾，使日本僧侶得以將心力置於謄抄佛經上。一來，以讀、寫佛經累積供養功德；二來，在印刷術尚未發明前，佛教的推廣與佛經的流傳，確實須仰賴書寫。當時政府與佛寺皆設置寫經司與寫經所來宣揚佛教，因而不論僧侶、貴族

或庶民，皆專注寫經，故發展出寫經佛教。

當人們將佛經抄寫完畢後，會將經文供納於神社或佛寺之中，用以追念死者，稱之為「納經」。傳至後世，不再限於奉納寫經，凡是以米錢供養寺社，或親自前往道場參詣，皆可稱之為納經。現今日本各大佛寺與神社仍設有納經所，供人們抄寫佛經後奉納寺社中，以求神佛賜福、家宅平安。除納經外，日本佛教還有另一項特色，即所謂的「巡禮」與「遍路」的朝聖活動。

巡禮，就字面解釋乃是巡迴禮拜之意，亦是追尋聖地的朝聖之旅。日本的巡禮與其他宗教朝聖方式不同，並非針對單一地點，而是連續不斷的參拜複數以上聖地的宗教行為。（註一）其中以近畿地區為中心的西國三十三所觀音寺巡禮是最早發展出來的巡禮活動，而後逐漸流傳於日本各地觀音靈場，並衍生出「坂東三十三箇所」與「秩父三十四箇所」等觀音寺巡拜，巡禮一詞也成為專指至觀音寺巡拜。

遍路則為另一種朝聖活動。自古以來，日本人民便有為了死後世界與到達彼方常世之國的考量，而沿著海路或山路巡迴行走修行的宗教性行為。在日本古語與文獻資料中就有「邊地」、「邊路」、「邊道」等等的記載。後來這個概念被佛教所吸收，逐漸演變為僧侶徒步巡迴修行的一種方式。日本真言宗開山祖師—弘法大師空海

（七七四～八三五），為了修行，以徒步方式繞行四國一周，並沿途開創道場。後世其他僧侶與信徒為了追隨空海大師修行的足跡，亦徒步循此路徑修行並參訪與空海大師有淵源的寺院，因而形成所謂的「四國遍路」的朝聖之道，遍路便成為至四國朝聖的專有名詞。（圖一、二）

是純粹的宗教活動。不論日本國民或外國遊客，亦或是有著不同信仰之人，皆能邊欣賞沿途明媚風光，邊品嚐美食，不需在意巡禮順序的參訪古寺，或隨時中止巡拜，且未硬性規定只能依傳統徒步方式前行，可利用各種交通工具來完成巡禮之旅。巡禮與遍路，不僅代表日本佛教的朝聖意涵，在不同信仰與各國人士的參與下，逐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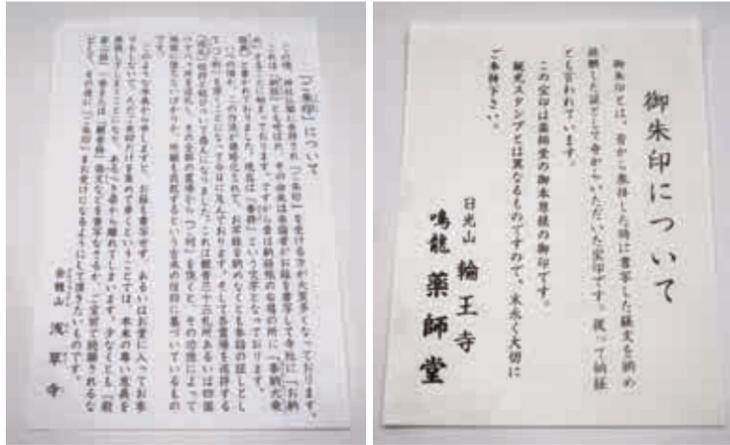


圖7 左圖為金龍山淺草寺御朱印解說文。右圖為栃木縣日光市日光山輪王寺御朱印解說文。解釋雖然不盡相同，但對於御朱印的本義與希望參拜者能虔心參拜之後再書寫御朱印的心意基本一致。作者攝



圖8 《納經券》封面 日本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與寺印，書簽題「奉納經帳」並另外蓋有蓋上朱印的御朱印帳。

書衣上蓋有「四國八十八番」御朱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之《納經券》

在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

所收藏的善本舊籍中，有一本名為《納經券》之善本。（註四）仔細端詳後發現，這本所謂的《納經券》並非手抄寫經，而是如前所述，乃以墨書寺名與參拜日期，並蓋上朱印的御朱印帳。

書衣上蓋有「四國八十八番」御朱印

右至左分別寫上所奉納的寫經經名、寺院供奉的神佛本尊名或是代表神佛本尊名的殿閣，最後寫上寺院名、山號及參拜日期與修行者的姓名。書神佛本尊名處，有時會改以吉祥語或開釋偈代替。又由於書寫納經帳的神職人員非同一人，因此書寫的形式與風格也因因而異。（圖三）另一蓋

今日納經帳的樣式已與百年前有所不同。原本毛筆墨書奉納某經處，僅書奉拜二字，下方多改記日期。中央空白書供奉本尊名或開釋偈，左下寫該寺名。然後在此三處加蓋寺院編號印、佛本尊御寶印與寺名印。亦即變成御朱印與毛筆墨書同時存在的樣式。現在不論寺院或神社，皆設有御朱印所、集印所、納經所等服務處，

印方式則以紅印為主，一般稱為（御）朱印。首先在右上角蓋該寺院的巡禮遍路編號印，中間則蓋象徵寺院本尊的御寶印，左下角則蓋該寺院名寶印。帳冊上重複不斷的蓋上此三種印，則代表參拜該寺院的次數。（註三）又因整本冊子蓋滿紅印，故漸漸被人們稱之為御朱印帳、御朱印帖。（圖四、五）

販售（御）朱印帳或納經帖等空白冊子，並由專門的神職人員書寫、蓋印。當參拜者按照禮拜順序，讀經完畢後，再到御朱印所支付奉納金，即可書寫（御）朱印，完成本次參拜。（圖六）

對旅行者而言，御朱印像是一枚紀念章，亦或是到此一遊的證明。但從宗教人士的立場來看，這不全然是一件好事。為避免「御朱印就像紀念章」這樣的誤解繼續出現，使宗教修行的目的與虔誠禮拜的心意被淡化，現在多數寺院會在寫好的御朱印帳中夾上關於御朱印由來的解說，希望讓旅客在收集御朱印的過程中，能了解御朱印的本來意義。（圖七）

從納經帳到御朱印帳

起初進行納經活動者，以僧侶或修行者等宗教人士為主。他們在禮佛後於納經所中靜心抄寫佛經，再將抄完之佛經供奉於佛塔中。其後，寫經與納經的風氣才逐

漸普及於社會大眾，並演變成巡禮與遍路中重要的一環。

「納經請取狀」或「集印帖」是寺院作為接納修行者之寫經及表彰其巡拜佛事後之證明文件。當庶民的巡禮活動登場後，他們以唱誦經文取代寫經奉納。禮佛誦經後，到納經所繳交寫有巡禮名稱、姓名、參拜日期等稱為「札」的牌子，再領取納

觀光化與國際化，增添了旅行的豐富性，也讓外籍人士有機會體驗更與眾不同的日本文化。



圖4 現代各種不同造型的御朱印帳、納經帖。封箋條大多留白，以供持有者書寫姓名。作者攝



圖5 此為愛媛縣歷史文化博物館所藏明治・大正時代的四國遍路納經帳。納經帳上所蓋之印章數量，便等同於巡拜該寺院之次數。本納經帳中同一印章有5個，代表這位お遍路さん過路達5次之多。近年來，四國88所靈場設立所謂的先達會，將過路達4次以上のお遍路さん稱為先達さん。認證之方式便是以御朱印帳中巡拜時所蓋之印章數量計算。引自愛媛縣歷史文化博物館學芸員ブログ「研究室から」明治・大正時代の納經帳http://www.i-rekihaku.jp/gakublo/jyousetsu/2045



圖6 左圖為東京金龍山淺草寺御朱印。右圖為東京明治神宮御朱印。神社或神宮的御朱印蓋印法與寺院稍有不同，大多只寫奉拜、神社名、日期，並蓋神社印或加蓋特殊家紋。金龍山淺草寺為坂東33箇所觀音巡禮之一，編號第13號，供奉本尊為聖觀音。明治神宮主要供奉明治天皇靈位，是神道教重要的神宮之一。朱印部分蓋有代表皇室象徵的菊花紋（十六瓣八重表菊紋）與五三の桐。作者攝

納經帳的書寫方式有兩種：一為毛筆墨書；一為蓋印。以毛筆墨書時，通常由

經帳，完成參拜。這些如同表彰證明的納經帳，可說是日本庶民才能珍藏的文字資料。（註二）



圖11 四國當地人將巡禮者稱為「お遍路さん」，典型的裝扮為著白衣、戴菅笠，披輪袈裟、背負頭陀袋，手持象徵與空海大師同行的金剛杖（即所謂的「同行二人」）與念珠、持鈴等。這身穿著象徵著死與生的兩面，為參拜正裝。 作者攝

負頭陀袋，即所謂「參拜正裝」（註6）後，按「順打ち」的傳統，依序走完發心、修行、菩提、涅槃四個道場。（圖十一）從《納經券》第一與第二個御朱印看來，公久先

生也是按照三弘法的習俗，先至仁和寺參拜，接著到東寺，然後才前往四國。（註七）當時前往四國只能乘船，最多人利用的是往返大阪與讚岐的船班，從丸龜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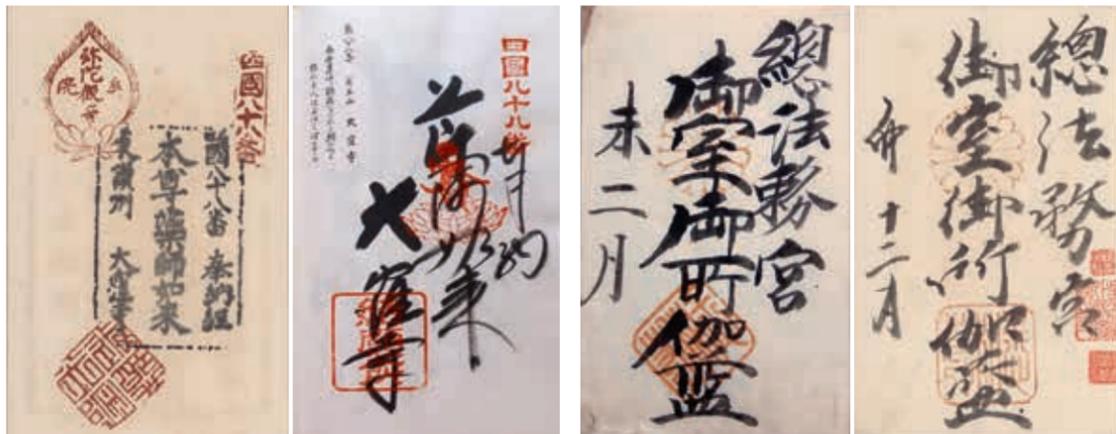


圖12 左圖：《納經券》日本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右圖：現代大窪寺御朱印 作者攝
左圖為第88號讚岐國醫王山大窪寺御朱印。右圖為現代大窪寺御朱印。大窪寺作為遍路（順打ち）完成後的結願寺，故以結願所朱印代替寺名印。此外，完成遍路後可將菅笠與金剛杖奉納於大窪寺，並於給付供養金後取得結願證明書。

圖9 左圖：真言宗御室派東福寺美術館御室御所御支配仁和寺納經帳引自http://www.toufukuji.or.jp/original10.html；右圖：《納經券》日本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仁和寺因與皇室有密切關係而被敬稱為御室御所，為真言宗御室派總本山。相傳在稱為成就山的後山路上，埋著自四國88所靈場所帶回來的沙土，故又有御室88所靈場之稱。左圖為目前仁和寺所收藏江戶時代的御朱印。右圖則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納經券》御朱印。兩者所蓋的朱印及書寫方式相同。



圖10 左圖：《納經券》日本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右圖：現代東寺御朱印 作者攝
東寺又名教王護國寺，原為專屬國家的寺院，嵯峨天皇於弘仁14年（823）將東寺賜予空海大師，自此開創日本密教寺院的建立。參拜時若不購買空白御朱印帳書寫御朱印，亦可購買如右圖之單張御朱印。

岸。四國所有寺院中，又以第七十八號鄉照寺離丸龜港最近，因此公久先生便以鄉照寺作為起點（註八），第三個便是鄉照寺的朱印。接著公久先生一路走至第八十八號大窪寺（圖十二），再從第一號靈山寺走至第七十七號道隆寺，八十八所寺院全部繞行完畢。由此可知，在百多年前，巡禮者也會按照參拜最方便的順序進行遍路。此外，從第一、第五與第九十五、三個御朱印所記日期可知（圖九、十三），公久先生是自仁孝天皇天保十四年（一八四三）卯十二月起，在四國費時約五個月才完成遍路。待離開四國後，再到高野山真言宗總本山金剛峰寺（圖十四），向空海大師結願，報告平安無事完成遍路。

與現代四國遍路奉納經帳比對之後可以發現，《納經券》中有墨書與御朱印同時存在的形式，也有直接將奉納經、本尊佛、寺名、日期等合刻成一印，以墨印方式壓印於朱印帳上之樣式，格式較不統一。（圖十五）現代此四部分則以手書為主。此外，書奉拜、奉納二字處，則多書奉納經或奉納大乘妙典。又由於四國分屬江戶幕府的阿波、讚岐、伊予、土佐四國，因此在各寺山號之上會加書阿州、讚州、与

半個朱印（圖八），扉頁與末頁有手書題記。扉頁內容為：

奉巡拜四國八十八真靈遍，旨趣公久為現世獲福，後生安樂，殊先祖累靈佛羨恒薰公久 敬白

末頁內容為：

四國八十八ヶ所，弘法大師御靈場，東順許願主者。

武藏國本所野川萬屋兵四郎代來

扉頁題記應為原《納經券》主人公久先生於四國遍路時所記，而未頁題記可能為收藏本《納經券》之萬屋兵四郎先生所寫。（註五）一般來說，巡禮者只會在奉納經帳書衣上書寫巡禮某地、日期與自己的出身地、姓名，如本《納經券》在內頁留下參拜題記則相當罕見。

要在交通不便的四國地區徒步並非易事，因此經常有巡禮者不幸喪命。故自江戶時代（一六〇三—一八六七）中期起，當人們要開始與完成四國遍路時，會至與空海大師有淵源，位於京都的仁和寺、東寺與神光院參拜，稱為京都三弘法。（圖九、十）並在此三處取得菅笠、金剛杖與納札箱，帶著這些象徵與空海大師同行的法器，穿上白衣、戴菅笠、披輪袈裟、背



圖18 《納經券》 日本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左圖為第20號阿波國靈鷲山鶴林寺御朱印。本尊佛寶印部分，以象徵鶴林寺之鶴印被蓋在上頭。
右圖為第24號土佐國室戶山最御崎寺（又稱東寺）御朱印。本尊佛寶印則蓋代表虛空藏菩薩的種子字（「𑖀」trah）印。



圖17 左圖：《納經券》 日本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右圖：現代雪蹊寺御朱印 作者攝
左圖為第33號土佐國高福山雪蹊寺御朱印。右圖為現代雪蹊寺御朱印。所蓋朱印明顯不同。《納經券》中以真言宗宗紋「五三の桐紋」與「菊花」紋合刻印代替本尊佛寶印，並書有土佐國名。現代雪蹊寺則蓋「佛法僧寶」印於中央，並不再書寫所在國名。

圖19 現代四國遍路奉納經帳。封面樣式較為統一，空白內頁部分，事先印好各寺編號、山號、寺名與御詠歌，且僅有88寺，並不包含與院與番外靈場。當巡禮者禮拜完畢後，僅需於參拜之寺位置上請神職人員書寫御朱印即可。空白奉納經帳在四國各寺中皆可購買。 作者攝



圖20 《納經券》 日本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白鳥大神宮御朱印。現代四國88所及番外靈場並不包含白鳥神社。現代的白鳥神社，屬於さぬき（讚岐）15社靈場之第1號、新四國變奈羅靈場之第7號，也是代表さぬき（讚岐）七福神之一的惠比須神。

於死後化為白鳥，飛至讚岐國大內郡鶴內之里，皇室因而在此地建設陵所、神社祭祀，可能因此緣由而被有辨真念定為大窪寺的番外靈場。（圖二十一）又如第四十號觀自在寺的奧院與番外靈場，即篠三社及篠山大所兩個御朱印。（圖二十一）橫跨愛媛縣與高知縣縣境的篠山，因為篠山權現（古稱篠山三所大權現）的山岳信仰而為人熟知。飛鳥時代（五九二～七一〇），用明天皇便在此地設置救願所，建篠山神社，成為修行者必到之修行靈場。當空海大師到此地修行時，又建觀世音寺作為觀自在寺的奧院。後又有名為飛大師的禪師在此建少林寺弘揚禪宗思想，故此地共有三所社供人參拜，香火鼎盛。既是著名的修行靈場，公久先生自是沒有錯過的前往參拜。

州、土州、土國等所屬國名。（圖十六）而正中央原蓋本尊佛寶印處，部分寺院會改蓋代表真言宗宗紋的「五三の桐」紋與

皇室專用的「菊花」花紋（圖十七）（註九），現代則以代表佛菩薩的種子字（梵字）印為主，極少數寺院是以該寺緣起圖騰、佛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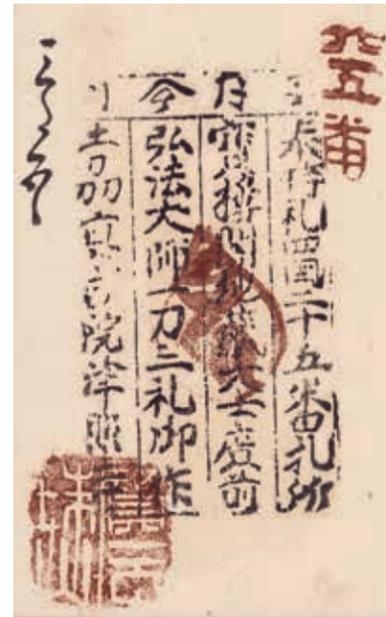


圖15 《納經券》 日本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為第25號土佐國寶珠山津照寺。津照寺將奉納經、本尊佛、寺名、所屬國名等合刻於一印上，直接以墨色壓印。



圖13 《納經券》 日本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左圖為第80號讚岐國白牛山國分寺御朱印。左側清楚註記天保15年（1844）辰正月。
右圖為第77號讚岐國桑多山道隆寺御朱印，左側註記辰四月。



圖14 左圖：《納經券》 日本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右圖：現代高野山奧之院御朱印 作者攝
左圖為高野山金剛峰寺御朱印。是本書倒數第二個御朱印。應為公久先生完成遍路後回到高野山結願時所蓋之朱印。右圖為現代高野山奧之院御朱印。現代奉納經帳將高野山奧之院編於第1頁，是希望巡禮者於遍路後，回到高野山向空海大師結願，報告本次遍路平安完成。



圖16 《納經券》 日本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左圖為第66號讚岐國巨龍山雲邊寺御朱印。墨書與朱印並存。右圖為第34號土佐國本尾山種間寺御朱印。全葉以朱色壓印，無墨書。在明治4年（1871）廢藩置縣後，各寺已經不再加書舊國名。

僧等字印代替本尊佛寶印。（圖十八）

自江戶時代中期起，越來越多人參與寺社參拜及巡禮遍路。西元一六八七年，真言宗修行僧有辨真念刊行《四國邊路道指南》一書，書中除為各寺編號，沿路設置標石、標明路線外，並介紹各寺之奧院或番外靈場，成為遍路的最佳指南，有助於四國遍路的庶民化。公久先生應是依循此書進行遍路，故除八十八寺外亦巡拜不少奧院與番外靈場。只不過現代遍路已經不包含這些寺院。（圖十九）

如白鳥大神宮御朱印。相傳日本武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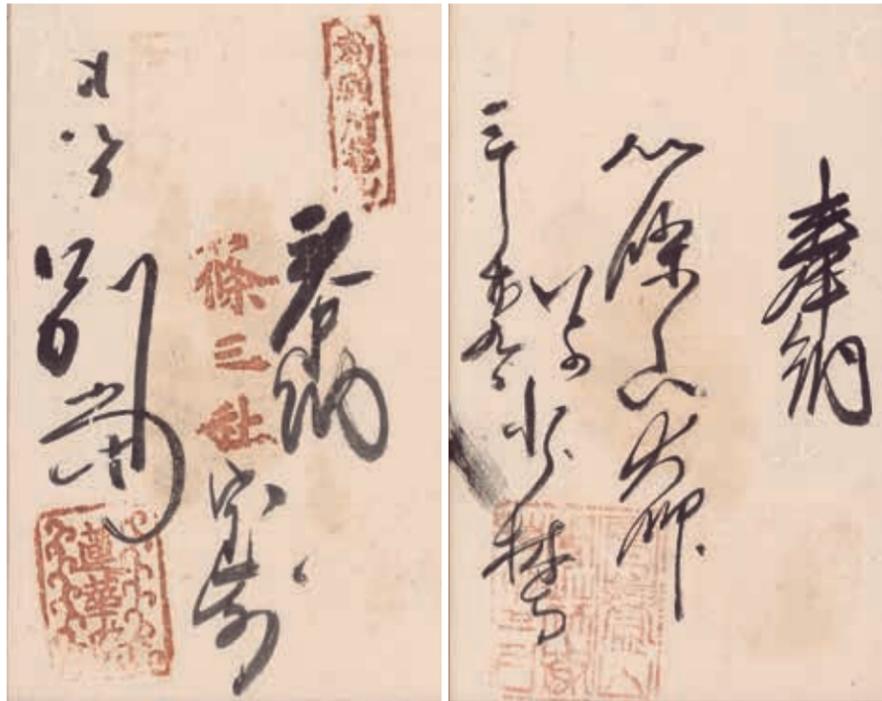


圖21 《納經券》日本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左圖為三社與右圖為山權現的山岳信仰，使禊山神社成為修行者必至的靈場。而禊山觀世音寺則於明治維新時因神佛分離令遭到廢寺，僅存遺跡。當時供奉的本尊菩薩被遷移至歡喜光寺，觀自在寺便改以其為奧院。



圖22 《納經券》日本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左圖為第64號伊豫國石鉄山神前寺御朱印。供奉本尊佛名處書石鉄山大悲藏王權現。右圖為第68號讚岐國琴彈山神惠院御朱印。供奉本尊佛名處書琴彈八幡宮廣前。

由於神佛習合（神佛合一祭拜）的影響，多數佛寺會在寺境另建神社；相反的，神社境內也會建造附屬於神社之下的佛寺，即所謂的神宮寺或別當寺。在《納經券》中

出現不少別當某寺的註記，而這些別當寺通常即為札所所在。由於是別當寺，原本書寫供奉本尊佛名的地方，大多改書（印）：神道信仰的神名或神社名，如書（印）：

藏王大權現、一宮大明神、五社宮、伊豫一國一社、石鎚社、伊豫國一宮大明神、石鉄山大悲藏王權現、琴彈八幡宮等等。（圖二二）明治維新實施神佛分離令，才

使神道信仰與佛教分離，神、佛各歸本位，不再是神佛不分的祭拜狀況。

可以發現納經文化的與時俱進，也可以發現御朱印的書寫格式逐漸趨於一致。而與百年前的最大不同處，或許在於御朱印的書寫，多了幾分商業氣息，讓許多不了解御朱印意義的遊客誤以為御朱印就像是一種旅行記錄或紀念章。從日本佛教人士的角度來看，御朱印所代表的，是虔誠禮佛並誦持佛經之後所得的表彰，並非一般的紅色印章或到此一遊的證明。因此，各寺院或神社會把御朱印由來的簡介夾在寫好的御朱印帳裡，以化解遊客的誤解。

結語

自從作為證明修行者曾納寫經與巡拜佛寺的「納經請取狀」或「集印帖」出現後，御朱印的書寫成為巡禮遍路中重要的一環。演變至今，不論參詣任何寺院或神社，都有納經所提供御朱印書寫。比對故宮所藏《納經券》與現代四國遍路奉納經帳之後，

希望透過本文的介紹，能使大眾更加了解御朱印與日本獨特的巡禮遍路文化。也希望有收集御朱印習慣的遊客，不妨在購買御朱印前先到該寺院或神社本堂禮佛三拜並誦持般若心經。一來可祈求旅途平安，二來也可還原御朱印書寫的本意，藉此除去御朱印是一個必須花錢購得的紀念章印象，以回歸日本佛教納經及書寫御朱印的初衷。

作者為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徵引書目與期刊論文

1. 星野英紀，《四國遍路の宗教学的研究—その構造と近現代の展開—》。日本：法藏館，二〇〇三。
2. 稲田道彦，《江戸時代末期と明治初期の二家族の四國遍路の旅》，《香川大学経済論叢》第七四卷第一号，二〇〇一。

網路資料

1. 愛媛県歴史文化博物館 学芸員ブログ「研究室から」明治・大正時代の納經帳 <http://www.i-rekihaku.jp/gakublog/jouseisu/2045>
2. 真言宗御室派東福寺美術館御室御所御支配仁和寺納經帳 <http://www.toufukuji.or.jp/original10.html>

註釋

1. 星野英紀，《四國遍路の宗教学的研究—その構造と近現代の展開—》，頁四六。

2. 稲田道彦，《江戸時代末期と明治初期の二家族の四國遍路の旅》，《香川大学経済論叢》第七四卷第一号，二〇〇一，頁七七—七八。
3. 日本修驗道將欲入山修行者的指導人稱為先達，如今巡禮遍路文化中亦將巡拜次數在四次之上者稱為先達さん，認證方式即為檢視納經帳之蓋印數量。此外亦建立所謂的先達制度，被認證的先達不但可作為巡禮時的同行者與指導者，也負責宣揚四國遍路之責。
4. 此善本歸類在楊守敬捐贈之「觀海堂善本」中。楊守敬於擔任駐日公使隨員期間（一八八〇—一八八四），走訪各地，蒐羅日本與朝鮮所刊行的醫家類以及儒家經學等刻本與古鈔本，其中亦收購有不少記載日本之歷史、風情與宗教等別具文化特色之古籍。關於楊氏醫書之介紹，可參見吳璧雅刊登於《故宮學術季刊》之〈楊守敬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觀海堂醫書〉一文。
5. 萬屋兵四郎是明治時期（一八六八—一九一三）東京

- 墨田地區相當著名的書肆。納經帳通常會在巡禮者往生時與其一同埋葬，或作為庇佑家宅平安的傳家寶被保存下來。故在當時將納經帳賣至書肆後又被轉賣的情況相當罕見。
6. 星野英紀，《四國遍路の宗教学的研究—その構造と近現代の展開—》，頁二四—二五。
 7. 神光院於天保年間（一八三〇—一八四三）發生火災，堂寺焚燬，故《納經券》中缺少神光院御珠印。
 8. 稲田道彦，《江戸時代末期と明治初期の二家族の四國遍路の旅》，《香川大学経済論叢》，頁八〇。根據稲田道彦研究岡田夫婦的納經帳參拜順序可以發現，與公久先生的參拜順序幾乎一致，可見當時由本州大阪經海路至四國丸龜之航線是可信的行程。
 9. 五三の桐紋與菊花紋都是屬於日本皇室專用的家徽圖案。醍醐天皇賜空海諡號弘法大師時，將五三の桐紋一併賜予真言宗，自此五三の桐紋就成了真言宗的宗紋。